

郁達夫檳城遊釀婚變(中)

劉昌博

——馬來西亞搜秘記之六

一封長信的開始

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外圓內方的倔強性格，絕不是一盞省油的燈，爲了婚姻自由敢於向家庭挑戰的反叛性格；又因「毀家詩記」的發表而爆發，像忿怒的火山那樣地爆發，她宛如一隻受傷的猛獸要以牙還牙地報復。

她在「答辯書簡」中，在「一封長信的開始」內，在「請看事實」裏，毫不留情地還擊郁達夫，字裏行間，對他的德性，對他的人性，對他的素性，對他的隱私，加以跡近殘忍的攻擊，跡近蹂躪的侮辱；而且，每一篇發表的文字，皆對他作公開性的、報復性的、充滿滾燙的怨恨。

她在「答辯書簡」之二，寫給香港大風旬刊編輯陸丹林的公開信說：

「……先生一定會讀過『日記九種』吧？一個未成年的少女，是怎樣的被一個已婚的浪漫男人用誘和逼的雙重手段，來達到了他的目的。『我失望了，我從此失望了，明白世上是有『虛偽』二字存在着的。……文人筆端刻薄，自

古皆然，他(指郁達夫)竟能以理想加事實，來寫成人憐恤，博人同情的詩詞來。我雖不專長於此，但我是講理的，到了必要的時候，我也能以種種過去了的事實，來證明他的無恥與下賤……

「……先生是一個清醒的人，請把前後的事實來想一想，這些反覆無常的舉動，是人，還是獸？我至今還在懷疑，懷疑我身邊的，是一隻蒙了人皮的走獸。」

「一封長信的開始」是王映霞寫給郁達夫的公信開之一，在他信中赤裸裸地，奮不顧身地揭發和攻擊郁達夫的一切。

「……用了你那三寸不爛之舌，到處宣傳着你是怎樣愛我，你的愛又是怎樣偉大，而我又是怎样上了別人的當，被人玩弄了。這樣還嫌不足，更憑你那巧妙的筆尖，選擇了字典中最下流，最卑賤的字句，把它聯成了詩詞，再聯成千古不朽的洋洋大文，好使得一切的同情與憐憫，都傾向於你；懷疑、怨恨與羞辱的眼光，都射向我身上來。這樣你的目的達到了，你快活了，你成功了，你似乎已像得着了與革命的成功一樣的榮耀

，一樣的與世人有益。

杜鵑啼血聲斷腸

「……你這種的手段，這種的陰謀與刻薄的手段，世人是永遠都不會明白的；然而事實却很單純，你不過想把世界上所有的每一篇小說中的壞女人，都來比成了我；而那些又值得同情，值得憐恤的男人，却都是你自己……」

王映霞在「請看事實」一文中說：「……一個人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，也居然會允許平日所不能允許的事體的，我的能來星洲就是一例。……他還當人們不知底細爲可欺，餘毒未盡，再在『詩紀』上寫些『我已決定隻身去國』，『她又從浙江趕到了福州』、『說將痛改前非』、『隨我南渡』，誰曾放過這樣的屁，天下是有那樣良善的丈夫的麼？……」

他們兩夫婦間的「家醜」，鬧開了後，反目成仇，彼此不留餘步地用文字相互指摘、攻訐、撻伐了將近一年，才終於在民國二十九年三月間獲致協議，登報離婚，終止了這一段結構已十二

年的孽緣。

這一年的秋天，王映霞決定回國；郁達夫還在新加坡南天酒樓設宴餞行，曾是文壇上受人艷羨的才子佳人，神仙眷屬，而今情斷緣盡，又是在飄歌聲裏此離訣別；一向情感豐富的郁達夫，往事歷歷，不堪回首，猶憶民國十六年三月七日下午在上海世界旅館內，他初次吻了王映霞，且寫了一首七言律詩「寄王映霞」，說出他當時內心的得意和喜悅：

旗亭風月惹相思

朝來風色暗高樓，偕隱名山誓白頭；好事祇愁天妬我，為君先買五湖舟。籠鶴家世舊門庭，鴉風追隨愧穢形；欲撰西冷才女傳，苦無椽筆寫蘭庭。

可是，而今呢！恰如他遊罷檳城的詩中情景：「投荒大似屈原遊，不是逍遙范蠡舟」，可能真個是「好事祇愁天妬我」，已大可不必「為君先買五湖舟」了。郁達夫的「鴉塚終須傍岳墳」的綺夢已成空，昔日懷中的俏佳人，驟將訣別遠行，天各一方，相見無期，「偕隱名山誓白頭」不可得，惟有孤零零地「新營生曠在星洲」。由於在餞別席間，他的思潮起伏，感觸太多，悲不自禁，乃一連寫下兩首詩，發抒離情別意：

一、南天酒樓餞別感賦二首

自別銀燈照酒卮，旗亭風月惹相思；忍拋白首盟山約，來譜黃衫小玉詞。南國固多紅豆子，沈園差似習家池；山公大醉

高陽後，可是傷心為柳枝？

愁懷端賴麴生開，厚地高天酒一杯；未必有情難遣此，本來無物却沾埃。楊枝上馬成馳騁，桃葉橫江去不回；醉後何須人臥鋪，笑他劉阮是庸才。

二、有寄

大堤楊柳寄依依，此去離多會自稀；秋雨茂陵人獨宿，荊風棘野雉雙飛，縱無七子齊哀社，猶有三春各戀暉；愁聽燈前見筆語，阿娘真個幾時歸？

那有狂夫不憶家

從上述的三首詩看來，郁達夫不僅是一個性情中人，且是一個多情的人，一個多愁善感的神經質型詩人，一個不是世俗的形式所能規範的奇人。他的才情像行空的天馬，他的情感像春江的奔流，他的行徑像變幻的浮雲，世俗人看來，他有些離經叛道，他有些怪異荒唐；然而，自古以來的天才，瘋子和白癡，都是一個娘生下的三胞胎；「縱看成嶺側成峯」，人們難以窺伺他的「真面目」，他也不願去了解人們，於是，古往今來，曠世奇才，往往是與人格格不入，成了那個時代悲劇的主角。

郁、王分道揚鑣後，郁達夫仍担任星洲日報副刊主編，閒來為遣愁懷，寫的詩詞，益加充滿了死寂的灰色，籠罩了一層苦悶，徬徨，悵鬱的氣息，彷彿要把自己毀滅才甘心似的。今特抄錄幾首，他和王映霞離後的詩如次：

一、和會廣勳贈詩

十載春申憶舊遊，江關詞賦動離愁；五噫誰會梁鴻意，對鏡摩挲惜此頭。尺枉何由再直尋，蘭成哀思及時深；美人香草閒情賦，豈是離騷屈宋心。

萬水千山都費休，滿堂花醉我何求？烽烟曠劫三吳遍，滄海乘桴詠四愁。野老江渚酒任賒，醉來試卜學張華；終期埋近要離塚，那有狂夫不憶家。

二、贈韓槐準

賣藥蘆中始識韓，轉從市隱憶長安；不辭客路三千里，來啖紅毛五月丹。身似蘇羈羈嶺表，心隨謝羽哭嚴灘；新亭大有河山感，莫作尋常識會看。

異國飄零妻又去

按紅毛丹是馬來亞一種水果，外皮是紅色，上有淺紅色絨毛；內面有白色果肉，味甜美，像鮮荔一般，有「果妃」之稱，果王則是榴槤。

三、胡適來詩會有所感步原韻以答故人橫海寄詩來，辭此江南賦更哀，舊夢憶回蕉下鹿，此身真似劫餘灰。歡聯白社居千日，淚洒新亭酒百杯；衰朽自憐劉越石，祇今起舞要離催。

四、自歎

相看無復舊家庭，賸有殘書擁畫屏，異國飄零妻又去，十年恨事數番經。從以上的詩看來，郁達夫在新加坡不好過；

，他原本是一個喜愛遊山水的人，遊得記寫玩很出色，不亞於寫日記。他在國內所寫遊記，如「浙東景物紀略」，「方巖紀靜」，「欄柯紀夢」及「仙霞紀險」，莫不傳誦一時。他南來後，在馬來亞半島住有三年多，履痕所及，只有新加坡和檳城兩地，而馬來亞半島上的名都巨邑，除上述兩地外，他如：吉隆坡、麻六甲、怡保、太平、芙蓉、北海、巴生、亞羅士打等都有我的履痕，郁達夫却沒有到過。

他盤居於星洲不遠遊的原因有二：一是與王映霞化離後，孤鴻零雁，心情悒鬱，打不起旅遊精神。二是太平洋風雲險惡，南洋一帶日軍虎視眈眈，時局緊張，旅遊諸多不便。在這段日子裏，郁達夫問世的作品不多，除以文會友的诗詞唱和外；其他作品如散文，小說及雜文的創作，寥若晨星；連日記也懶記了，遊記只見到「檳城三宿記」等幾篇而已。

困居孤舟賦小詩

一九四一年（民國三十年）十二月七日，日本海空軍不宣而戰，突擊美國在太平洋的海空軍基地——珍珠港；從此使南洋各地捲入了戰爭的漩渦。三天後，日軍在馬來亞半島東北部的哥打嶺港登陸，不到一星期，日軍佔領郁達夫「三宿檳城戀有餘」的檳榔嶼。迨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十一日，日本的十五萬大軍蜂湧南下，攻佔了吉隆坡，駐守星洲的英軍終於同年二月十五日無條件投降。

郁達夫於日軍將佔領星洲之前，乃開始流亡，避居蘇門答臘。有一天，日本追捕甚急，困居

蘇島一孤舟中，他曾賦詩一首見志：「傷亂倦行役，西來又一關，偶傳如夢令，低唱念家山。海闊迴潮後，風微夕照殷，願隨南雁侶，從此賦刀環。」後來幸得僑胞及文化界人士資助，化名趙廉，在蘇門答臘的一個小鎮——巴爺公務開設「趙豫記酒廠」。這位文壇彗星，不幸於一九四五年（民國三十四年）九月十七日，慘遭日本憲兵殺害，時年四十九歲。

關於郁達夫與王映霞的悲歡離合經過，以及郁達夫遇害的內情，在中外雜誌社出版的「風流人物」第二集內，有馮永材、劉方矩、康僑三位先生的「浪漫大師郁達夫」，及吳文蔚先生的「郁達夫遇害謎底」等兩篇大作，有翔實的記載，茲不贅述。

星馬悼念郁達夫

郁達夫遇害噩耗傳到星馬後，文藝界人士及熱愛他的青年讀者，紛紛發起哀悼，編印出版的紀念性專冊不下十一種之多。例如：旅居馬來亞的文藝作家蕭公農在「馬華文壇輪廓縱橫談」一文中說：「……對日戰爭中，郁達夫任星洲日報文藝副刊編輯，對星馬文藝界有鼓舞作用……」。又如著作等身的作家蕭遙夫，在檳城光華

日報的紀念增刊「五十年來的中國新文學」一文中，推崇郁達夫說：「創造社的郁達夫，也是最早以寫小說成名的人，其『沉淪』與『迷羊』等，都離不開個人悲苦的經歷和暴露色情的描寫。他大膽地描寫青年生活的苦悶，充滿了頹廢的氣息和感傷的情調，那種自由式的控訴，果然激動了廣大的青年們的同情，但也因此被人稱為頹廢

派……。」

對於郁達夫的散文，蕭遙夫亦給以很高的評價：「……郁達夫的新文學的耕耘，雖以小說成名，而事實上是散文的收穫最大；其『鷄肋集』、『散帶集』、『奇零集』中很多可謂之作，他下筆以抒情為主，不忘自我；但最可貴的是也不忘自然與社會，他要求『智與情的合致』，寫來委婉動人，藝術的感染力很深……。」

雖已蓋棺論未定

一般人對郁達夫不了解，不諒解，甚而有誤解，他亦不求人對他了解和諒解；可是，在三十年代文壇上仍然有人了解他，諒解他，許欽文先生便是其中一人。

許欽文在「郁達夫與豐子愷」一文中說：「……照一般人說，郁達夫先生是『浪漫派』，或者竟叫他作『頹廢派』……其實不然，其中有的出於誤會，有的只說着『一點皮毛』，都是不會抓到癢處的話。」

「或者以為郁達夫先生，時常在作品上明明白白的寫着，他是老在喝酒打牌跟女人的；他自己的口供，說他浪漫頹廢，難道還會冤枉麼？」

「所謂誤會，就在這裏：原來小說的格局，有着『自傳體』和『正傳體』的分別。自傳體的小說，語氣是直接的，好像近在一邊，容易領會，也就容易博得讀者的同情。為謀功效的廣大，總得採用自傳體。」

「郁達夫先生，好像已經成了習慣，所做的小說幾乎沒有一篇不是不用自傳體寫成的。可是

自傳體並非『自敘傳』，自傳體只有形式上的關係，自敘傳是重在實質方面的。在自傳體的小說上面所寫的，雖然以『我』為中心，却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實有的事情，往往由於憑空虛構，或者從別人的故事中『變化』過來。

「要是郁達夫先生真是一天到晚的喝酒打牌跟女人，那麼，那裏還有功夫讀書做小說呢？但他是創作得很多的了，自然書是讀得更多，他也常常翻譯，又要去東邊遊山、西邊玩水；一般酒徒、賭棍或者嫖客，有像他這樣的麼？一提到郁達夫就要搖頭大罵的人，總是不會同他接近，以為自傳體的小說就是自敘傳的緣故罷……」

許欽文是在給郁達夫辯白、叫屈，或者是深一層的剖析；這種說法，可能是持平之論，客觀的見解；而不是像一般人那樣直覺的武斷，或者是膚淺的激動。

熱情早熟的初戀

我在馬來西亞旅遊時，閒來無事，喜歡逛書店，在各地都發現郁達夫的紀念性文集；有一天我在檳城書店中，無意中看見一本二十多年前出版的蕉風月刊，其中有一篇由溫梓川先生所寫的文章「郁達夫的家鄉和他的童年」，因這篇文章很可愛，我就把這本舊雜誌買了下來。該文中有兩段是這樣寫的：

「……在達夫十三歲的那年冬天，正是光緒三十四年，皇帝駕崩。那小小的富陽縣，也來了哀詔，發生了許多的議論。就在這時期，他認

識了一個同學鄰家的三個少女，其中一個姓趙的少女，使他無邪的童心，整整地為她煩惱了兩年，成了他初戀的對象。

「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己酉，達夫十四歲了，舊曆正月十三日那天，學堂裏頒發了畢業文憑及增生執照。吃過了當天晚上在大廳上擺着的五桌送別畢業生的酒宴之後，達夫出了校門，踏着如水的月色走向趙家去。推門進去，只見她一個人坐在大廳的桌旁練習寫字。他輕輕地走到她的背後，一使勁把她前面的洋燈吹熄了。兩人默默無言地在如水的月色下相對陶醉着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他們方開始說話；可是，談不到半個鐘頭的閒話，便匆匆辭出，在柳影裏披了月光走回家去……」

情海浮沈一詩人

可見郁達夫是一個生理早熟的人物，在十三歲的小小年紀就懂得談戀愛了；在當時那個封建

社會裏，十四歲的他，竟然敢推門走進一個鄰家少女的家中去，吹熄了洋燈，在月色下相對陶醉。生理的早熟，情感的豐富，像兩張鼓動他生命之舟的風帆，航向情和慾的海洋，壯觀的波濤，有時使他沉淪，有時使他歡暢；在情海浮沉的人，往往煩惱和苦悶的時候較多，他的一生就是這樣的。

郁達夫從十三歲那年初嚐戀愛滋味起，一生中接觸過很多女人，實質上跟三個女人結過婚，有時為了找尋「靈感」，不忘「逢場作戲」，散播多情的種子，結果，多情自古空餘恨。

民國二十八年元旦日起的三天假期，他偶遊檳城，逢場作戲的「三宿檳城戀有餘」，使他的嬌妻王映霞大不諒解，進而以詩文相互攻訐，終而釀成離婚悲劇。郁達夫如死而有知，必會後悔他所寫的「檳城三宿記」，因為，他的「三宿檳城」種下了禍根，不是什麼「戀有餘」，而是「恨有餘」或「恨事多」啊！（未完）

訂份中外雜誌贈送國內外親友是—— 最好的禮物

一次贈禮。月月受惠

全年十二期新台幣三八〇元。
二年二十四期新台幣柒佰陸拾元。

如代海外讀者長期訂閱，全年共新台幣伍佰元，兩年玖佰貳拾元，請將書款存入郵政劃撥儲金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

海外讀者直接訂閱 全年十二期美金拾叁元，兩年貳拾叁元，請寄美金

支票或匯票至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七號之一